

古人谈读书十则

吴尚之

编者按

近日,委员读书漫谈群新开“古人谈读书”专栏,吴尚之委员将其发言整理出十则读书笔记,本期学术家園编辑刊发,以文会友、以书聚力、以翰墨润心。

刘向:“学无迟暮”

刘向,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曾校阅群书,撰成《别录》,为中国目录学之祖。辑录《楚辞》十六卷,收录其所作《九叹》,另有《洪范五行传》《新序》《说苑》《列女传》传世。刘向在《说苑》中,收录了晋平公与师旷的一段对话,谈及读书无迟暮。《说苑》记载:晋平公问于师旷(春秋时盲人乐师)曰:“吾年七十,欲学,恐已暮矣。”师旷曰:“何不秉烛乎?”平公曰:“安有为人臣而戏其君乎?”师旷曰:“盲臣安敢戏君乎?臣闻之:‘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秉烛之明。’秉烛之明,孰与昧(暗)行乎?”从刘向的记述来看,人生读书学习,70岁开始也不晚,少年、壮年、老年时期,读书学习,各有风景,各有千秋,不分早晚,何谈迟暮?



吴尚之

甚解”。他在《五柳先生传》中写道:“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此处“好读书,不求甚解”何意?意谓虽然好读书,但不作繁琐之训诂,所喜乃在会通书中旨略。“好读书,不求甚解”,不是贬义,是不作繁琐之训诂,或谓不钻牛角尖?精读与泛读,要有所区分,有所侧重才好。

董遇:“读书当以三余”

董遇,三国时期魏国的著名学者,精通《老子》《左传》。他在如何运用时间读书学习方面,颇有见解。据《三国志·魏志·董遇传》记载:人有问董遇者,董遇曰:“必当先读百遍。”言“读书百遍,其义自见”。从学者云:“苦渴无日(苦于没有时间)。”遇言:“当以三余。”或问“三余”之意。遇言:“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也。”董遇的读书观,值得我们思考:一是“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倡导书要熟读,反复读,读书上百遍,书中之义自然领会。二是“当以三余”。不少人曾提出,想读书,没时间。董遇提出,读书要抢时间,运筹好时间,岁之余,日之余,时之余,总能抢到读书的时间。生活中还有一个常见的现象,即越是忙的人,越是喜欢读书,越是读书多。董遇的读书观,给后人启示良多。

杜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唐代诗人杜甫,在诗歌艺术方面,集古典诗歌之大成,并加以创新和发展,被后人尊为“诗圣”,对历代诗歌创作产生巨大影响。除此之外,他在阅读方面也给后人留下不少名言,影响深远。现分享其中流传甚广的两则佳句,其一:“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语出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丈人试静听,贱子请具陈。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此处,杜甫提出“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意在提倡博览群书,书读多了,写起文章,方可下笔敏捷,得心应手,有如神助一般。其二:“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语出杜甫的《柏学士茅屋》:“碧山学士焚银鱼,白马却走深岩居。古人已用三冬足,年少今开万卷余。晴云满户团倾盖,秋水浮阶溜决渠。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此处,杜甫明确提出,男儿首先要苦读书,其次要多读书。古人将冬天分为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共三个月,故称“三冬”。用足“三冬”,即是利用全部时间来读书。

韩愈:“读书四患”

韩愈是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河南孟县人。他与柳宗元等人倡导古文运动,开辟了唐宋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在读书方面,韩愈有诸多见解,值得借鉴。韩愈在他的《赠别元十八协律六首》中,提出了“读书四患”。他写道:“读书患不多,思义患不明。患足己不学,既学患不行。”韩愈认为,读书学习,担心的是学得不够多;领会要义,只怕悟得不够透;以为自己学得差不多了,从而骄傲自满,停止学习;已经学了的东西最怕不能掌握,不付之于实践,不付之于行动。我们在读书学习中,也要克服古人早已看到的“四患”,做到多

读多思,终身为学,知行合一。

司马光:“读书在得道利民”

司马光,北宋政治家、史学家,著有《资治通鉴》《司马正公文集》等。他在阅读方面,强调读书首先在于明道,反对追求利禄。同时,他还提出了许多读书的方法。现与书友分享其中三点论述。一是主张“读书在得道利民”。司马光在《与薛子立秀才书》中谈道:“士之读书岂专为利禄而已哉?求得位而行其道以利斯民也。国家所以求士者,岂徒用印绶粟帛富宠其人哉?亦欲得其道以利民也。”司马光认为,读书要超越自我、超越利禄,不仅要明大道、求大道,还要有为情怀,为民

而读。二是主张“读书在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司马光在《进(孝经)指解札子》中写道:“所谓学者,非诵章句、习笔札、作文辞也,在于正心、修身、齐家、治国、明明德于天下也。”在此,司马光强调读书要注重提高修养、涵养情操,还要利于社会、利于国家、利于天下。三是主张“书不可不读”。《三朝名臣言行录》记载了司马光的一段话:“书不可不读,或在马上,或中夜不寝时,咏其文,思其义,所得多矣。”诵者,朗诵或背诵或吟诵。司马光提倡,书要反复诵读,反复琢磨,或在马背上,或在未寝时,多思则多得。

欧阳修:“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

欧阳修,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唐宋八大家之一,有《欧阳文忠公文集》传世。在阅读方面,欧阳修平生惟好读书,主张好读、勤读、多读、巧读。欧阳修在《归田录》一文中说:“在西洛(即西京洛阳)时,尝语寮属,言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盖未尝顷刻释卷也。”此处,“小说”一词,指经书以外的诸子百家以及杂记、笔记等。“小辞”,指词曲小令。欧阳修主张读书要做到好读、勤读、多读、巧读。从欧阳修的言谈之中,我们似乎看到了他勤奋读书的忙碌身影,或坐或卧,抑或上厕所之时,充分利用分分秒秒看书。不仅如此,他在《归田录》的同一篇文章中,还谈及做文章要做到“三上”。“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盖惟此尤可以属思尔。”所谓“三上”,即利用一切能利用的时间,思考文章的构思布局、遣词造句,打好腹稿。写文章如此,读书亦如此,要如饥似渴,抓住一切时间,多读多思。

张载:读中求疑

张载,北宋哲学家,原籍大梁(今河南开封),生于长安(今陕西西安),长期在陕西郿县横渠镇讲学,被时人称为横渠先生。其弟子多为关中人,学派被称为“关学”。有《正蒙》《横渠易说》《文集》《张子语录》传世。他在如何读书方面,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现就其中读书求疑的论述,与书友分享。张载倡导读中求疑,倡导“于不疑处有疑”。张载在《经学理

窟》一文中谈道:“所以观书者,释己之疑,明己之未达。每见每知所益,则学进矣;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张载提出读书要做到读中求疑,很有意义。我理解,读中求疑有两层含义:一是读书过程中,“释己之疑”,解决不懂的问题。一遍读不懂,不懂即是疑。再读几次,或许读懂了,释己之疑。二是读书过程中,提出自己的质疑、怀疑。对所读文章、所读书籍的观点、论据、史实等等,“于不疑处有疑”,或发现书中的错讹,或提出自己的质疑,或产生自己新的见解。如此求疑,读书记得更牢固,读书更有收获,读书更有进步。读书求疑,岂不妙哉?

陆游:纸上得来终觉浅

陆游,宋代诗人,字务观,号放翁,今浙江绍兴人。自幼好学不倦,自称“我生学语即耽书,万卷纵横眼欲枯”,有《陆放翁全集》传世。在论及读书方面,陆游有几则名言流传至今,给我们以启示,现与大家分享。其一,“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陆游在《剑南诗稿·冬夜读书示子聿》中谈道:“古人学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在这里,陆游一方面道出了古人读书、做学问从来不易,须勤奋刻苦,不遗余力,少年努力,老有所成;另一方面更强调了从书本上得到的知识终究是不够的,与实际相比还是肤浅的。如果要真正理解和掌握书本中的知识,把书本知识变为实际本领,还是要靠躬身践行。其二,“读书本意在元元。”陆游在《剑南诗稿·读书》中提出:“归老宁无五亩田,读书本意在元元。灯前目力虽非昔,犹忆蝇头二万言。”这里,“元元”是指庶民、百姓。陆游认为读书不是为了富贵而读,是为了百姓而读,表达了陆游高尚的读书情怀,值得我们学习。

朱熹:读书贵专不贵博

朱熹,南宋哲学家,字元晦,今江西婺源人。一生从事教育工作40年,对于经学、史学、文学、佛学、道教以及自然科学,都有涉及,著作颇丰,有《四书集注》《四书或问》《太极图说解》《通书解》《周易本义》《易学启蒙》《朱子语类》等。其子朱在编辑有《朱文公文集》传世。朱熹读书广泛,治学严谨,在读书方面多有论述。他主张熟读精思,读书贵专不贵博。他在《朱文公文集·答沈叔晦》中提出:“与其泛观而博取,不若熟读而精思,得尺吾尺,得寸吾寸,始为不枉为功力耳。”朱熹认为,读书的目的是要有所获,即有所得。与其泛泛浏览,过目就忘,一无所获,不如多读几遍,边读边思,读熟了,认真思考了,就有收获。得一寸是一寸,得一尺是一尺,也不枉读一回。所以,朱熹在《朱文公文集·答朱朋孙》更加明确提出:“夫学非读书之谓,然不读书又无以知为学之方,故读之贵专而不贵博。盖惟专方能知其意而得其用,徒博则反苦于杂乱浅略而无所所得也。”朱熹强调,读书要注重专一,而不是注重广博。唯有专一,读书才有效用。我体会,朱熹讲的“专一”,不是说不要多读书,而是要读懂、读好每本书,反对那种为“博”而博而又一无所获的读书行为。朱熹的观点很有意义。每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时间也是非常宝贵的。为了不枉费精力,浪费时间,要注重读好每一本书,做到开卷不仅有益,还要开卷有得。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期刊协会会长)

「春节」的仪式意义

林继富

中国人在鞭炮声、歌歌声中,在忙碌的赶年集中,在祭祀家神、祖先中,在贴福字、门神中,在穿新衣、拜年走亲戚中,在看花灯、玩灯笼的生活中送走旧年、迎来新年。

“年”体现了中国人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和文化观,包含了浓郁的民族情感,将中国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展现得淋漓尽致。在浸润传统的生活方式中不断适应新时代,从而实现家庭、社区、社会和国家认同。中国人“借助仪式,人们能够克服社会存在的差异,建构社会秩序和共同的归属感。仪式使人们有可能在共同的行动中邂逅、相知并相互融合。仪式传递情感上的安全感和社会可靠性——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不稳定的时代,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为什么需要仪式》)春节包含中国人丰富的精神意蕴和文化内涵,具体来讲,我以为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生活的新旧过渡转换仪式。春节是中国人生产生活时间转换的关键点,包含了送走过去一年的不吉利,祈愿新的一年大吉大利,并以全新状态进入新的生活。“小年”的“扫尘”即是家里每个角落打扫得干干净净,扫除家里的所有污秽。

汉代腊岁前一日举办大傩的官方礼仪,是继承周朝礼俗“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晚清时期的天津庆云县,“除夕,爆竹驱疫,门前燎火,花炮呼爆,群曰:大卢无忧,小卢无忧,清平世界,百姓无愁”。这是在进入新年前的驱邪逐疫习俗。宋代陈元靓引钱易《南部新书》记载,唐朝除夕夜驱傩,“燃蜡炬燎,沉檀焚煌如昼”“今人除夜满室点灯照岁,是其故事也”。在今天的大年三十晚上家里每个房间要点灯,并且烧出旺旺的火坑,人们认为这是“照虚耗”,驱除灾难,送走各种不吉利、不健康的事物。

大年三十前的一两天,所有人都要沐浴,在我的老家湖北麻城一般是大年三十晚上,家里每个人均要沐浴,显然是洗去身体上的污秽。在我国有些地区叫作“洗邋遢”。《帝京岁时纪胜》记载清代北京:“二十七,洗疾疫;二十八,洗邋遢。”湖北鹤峰人在除夕“浴身”,称为“洗隔年尘”,也称“洗邋遢”。

大年三十之前,每个人均要理发,这是“剃过年头”,这种习俗至今盛行。传统社会对“剃过年头”非常重视,家里要专门为理发师准备一些礼物,或者专门请他吃过年的食物,这种习俗在新年第一次理发中同样实行,只不过新年第一次理发叫“剃开张头”。上面这些均是人们“辞旧”的生活仪式了。

正月初一,是新的一年开始。每家主人在天将要亮的时候,燃放爆竹,开门迎新。江苏震泽镇新年第一天,“元旦,主人晨起,爆竹。洁衣冠拜天,俗谓之‘接天’;次拜灶,谓之‘接灶’;次拜祠堂及先人画像”。显然,这是主人首先为家里神灵拜年。

在新的一年,所有人都会将年前置办的新衣服穿在身上,这种以新衣服迎接新年到来的仪式在汉代出现了。唐代刘禹锡《元日感怀》描述“燎火委虚糜,儿童炫彩彩”的情景就是唐代儿童穿新衣迎接新年的生活。宋景,“小儿虽贫者,亦须新洁衣服,把酒相酬尔”。今天,尽管人们的生活质量已经有很大提高,买新衣、穿新衣已经不是稀罕的事情,但是,家里的主人还是会为家人置办新年的衣服,“无贫富老幼皆更新衣”。人们穿上新衣、戴上新帽,象征着进入新的生命旅程。这种身体的新打扮与门上的新装饰都体现了中国人重视新年的新意识,重视生活的转化。因此,春节期间,人们通过多种生活习俗和实践行动,以此达成渴望舍弃旧有的不吉利、不健康的生活,转换到新的生活和生命旅程之中。

二是迈过冬天,跨入春天的仪式。

以春节指称传统新年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但是,春节就是农历新年的生活习俗,因此,农历新年的文化意涵也就是春节的文化意涵。王安石《元日》云:“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首中国人家喻户晓的诗歌记录了人们在鞭炮声中辞旧迎新、春风送暖的景致,传递了春风拂作为新年到来的象征的情感。吴自牧《梦粱录》中提到的“迎春牌儿”则是以具体物象寄寓迎接新年春天的来临。过年贴的对联称“春联”,说明“年”“春节”与“春天”的内在联系。潘荣陛在《帝京岁时纪胜》记载:“除夕……祀祖祀神接灶,早贴春联,挂钱悬门神屏对。”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说:“春联者,即桃符也。”新年联欢会称作“春节联欢会”,新年期间运输称作“春节期间运输”,等等。因此,无论从古人的过年生活习俗、春节的生活习惯,还是今人对春节、过年的实践,都告诉我们,春节是迎接春天的仪式。

三是维系家族关系、和润家族情感的仪式。

“年”是民众的时间,也是民众的实践,在特定时间内进行的实践包含民众的情感,也饱含深邃的文化。从腊月初八开始,民众开始进行一系列忙年准备。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加强了辞别旧年的活动,特别是大年三十团年饭,更是家人隆重的聚餐、聚会、聚会、聚力的实践,“年夜饭”的座位一定是长幼有序。“年夜饭”后者“守岁”时长辈给晚辈压岁钱,表达了家族长辈对晚辈“辞旧迎新”的祝福仪式,充分展示了中华

民族的伦理道德和生活秩序;“除夕”时日家人在一起话过去、谈未来,开展各种娱乐性活动;团聚守岁是和諧中的快乐、亲情中的幸福,这些春节习俗将家庭、家族关系得到有效维护、情感得到巩固、内聚意识得到延续。

四是强化社会团结,维护生活秩序。

“年”是以家庭、家族为单位的生活仪式,但是家庭、家族离不开生活中的乡邻邻里关系,离不开亲朋好友的帮助。这是家人、家庭、家族幸福的源泉。这些人际、社群关系在“年”的生活习俗中表现得十分丰富,也相当充分。

“拜年”是从新年的第一天开始。拜年遵循着从家人到村里人,从亲戚家到朋友家的秩序。以我老家湖北麻城拜年为例:初一清早要跟爷爷奶奶、父母等长辈拜年,接着在家长带领下跟村里其他人拜年,这一天也跟临近朋友拜年;第二天清早家人在父亲带领下,前往外婆家拜年,如果有时间还要去姑姑家等亲戚家;初三到丈母娘家拜年;初四到朋友家拜年。这个拜年秩序就是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的强化和建构。忙年、过年和拜年的安排,体现出中国人生活的秩序感,在有序的生活安排中逐步实现文化认同,年复一年,不断强化和扩大。

现代社会,许多社区、单位利用公共场所开展春节团拜的共享仪式,从而增强了民众公共文化空间的意识,极大地培植了社区共享的精神传统,也体现了家国一体,比如许多春联上写“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是一种高度的文化自觉、自信,也是家国精神的体现。

五是祈愿生活富足、丰产丰收的仪式。

春节的“辞旧迎新”是在祈愿和祝愿,渴望与期盼中进行的。对于民众来讲,生活富足、丰产丰收成为春节的主题并渗透在许多生活习俗之中。

正月初一迎财神是与新年神灵一道迎接,春节凌晨开启门户,称为“开门财”。湖北许多地方在大年三十与正月初一交接时间要“出天方”,就是接财神,并且在初一开门时要大声喊道:“开门大发财,元宝滚进来。”南方地区迎财神是正月初五,南京初五为财神日,清晨人们摆供设祭、焚香接神。在苏州,无论贫富贵贱,初五都要祭祀路头神,说初五是财神五路的诞日。

大年三十晚上,许多地方均有到牛栏观察牛的生活状况,尤其是牛头朝向意涵了新的一年是丰产还是歉收。

正月十五祭紫姑是中国古老的祭祀礼俗,《荆楚岁时记》记载:“其夕,迎紫姑以卜将来蚕桑,并占众事。”紫姑是蚕桑神,也能够知晓女性的“众事”。当然,随着科学昌明,祭祀紫姑的习俗已不复存在。但是,春节作为民众祈祷、渴望生活富足、丰产丰收的愿望的信仰和文化没有改变。

当然,我们认为“春节”“年”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仪式活动,在仪式中包含了庄严和活泼,生活与信仰,实践与情感,文化与精神。当下春节的放假应该是“过年”的“年假”,因此,春节的假日应该保留“年”的生活形态和文化内涵,它不是一般的假日了,而是仪式性的传统“年”的生活。

春节是中华民族共有的历史文化记忆和生活实践,春节习俗是中国人传统生活智慧的呈现。春节是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创造文化的生活。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